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天竺云韵

《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

萨其仁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天竺云韵

《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

萨其仁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竺云韵：《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 / 萨其仁贵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8841-1

I . ①天… II . ①萨… III . ①叙事诗—诗歌研究—印度—中世纪—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
①I35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3324 号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天竺云韵——《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

萨其仁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6.75 插页 2 字数 372,000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41-1

K · 2486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萨其仁贵 女，蒙古族，1982年生，内蒙古库伦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蒙古古代文学、佛教翻译文学研究。在《西北民族研究》《中国藏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和蒙古国《藏学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参与《北京版〈格斯尔〉汉译校注本》《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翻译》等课题，并第一次把古典梵语名诗《云使》从梵文翻译成蒙古文。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批准号：

17XNLG04

序

萨其仁贵博士的学术专著《〈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写序言。

萨其仁贵是我在北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化方向上招收和培养的第二个博士研究生。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蒙古语言文化研究方向,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亚非语言文学;而国内其他兄弟院校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则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从学科划分来说,我们是属于国别文学研究,不是民族文学研究。另外,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是全国一百多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的东方文学研究基地。蒙古文学研究是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北京大学的蒙古文学研究也秉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理念,强调在跨国界的平台上去研究东方各国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在东方文学平台上如何培养结合东方学与蒙古文学研究的专门的学术人才?这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

蒙古文学研究先驱呈·达木丁苏伦、宾·仁钦等人的研究思想也早已不局限于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范围,他们把蒙古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乃至世界文学研究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和文学。我在研究呈·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掌握多种语言,在这基础上研究蒙古文学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蒙古文学在历史上深受古代印度文学的影响,虽然多数古代印度文学作品是依据藏文译本转译成蒙古文的,但是熟练掌握梵语和

熟悉古代印度文学、文化的学者在蒙古文学与印度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为国内蒙古文学研究界缺乏驾驭梵语材料进行研究的人才,所以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地开展。我就是根据蒙古文学研究中紧缺梵语人才的实际需要,依托北京大学东方学的梵语优势,希望把萨其仁贵培养成比较熟练地驾驭梵语来研究蒙古文学的专门人才的。当初我希望她去学梵语的时候,她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掌握蒙、汉、英三种语言了,在这基础上做研究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学习梵语?”显然,萨其仁贵在当时还没有全面理解掌握梵语在蒙古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愈来愈需要多语种人才。以蒙古学为例,蒙古学本身是个庞杂的体系,不仅如今的蒙古人分布广泛,而且在历史上所跨越的地域辽阔,所接触的民族和语言也多,后期对蒙古的研究和记录亦被载在多种语言的资料之中。蒙古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走到今天的。因此,要在蒙古的历史、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的学术语言和资料语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梵语、藏语等在其他高校很少有机会学到的东方语言课程,为我们学习这些语言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萨其仁贵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花费很大的精力刻苦地学习了梵语,并学习了藏语,均达到了阅读和研究梵语和藏语文献的程度,终于写出了以古代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梵语名诗《云使》的蒙古文译本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云使》的基础上,梳理了《云使》传入蒙古地区的版本源流、翻译途径和翻译原则,对《云使》蒙古文译本与其藏文底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跨语言的对照分析,又讨论了三个现代蒙古语译本的不同特征,从而全面勾勒出《云使》蒙古文译本的古今演变及发展,并深入探讨了古代蒙古文学中对印度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如果完全从梵语专业的角度衡量,该论文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从蒙古文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讲,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直接用梵语来研究翻译成蒙古语的古印度文学作品的专著,对国内的蒙古文学研究及蒙古文学与印度文学关系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突

破性意义。

论文最突出的原创性特征就是小题大做的文本分析和运用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纵观蒙古文学的研究,宏观论述的研究多,缺少深入的文本分析;然而,如果没有深入而扎实的文本考证和分析,就不会有准确的宏观论述。萨其仁贵的论文涉及梵语、藏语、中世纪蒙古语、现代蒙古语(回鹘体蒙古文和基里尔蒙古文)以及英语、汉语等多种学术资料语言和学术工作语言。作者比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语言的第一手材料,从大量的学术资料中提炼出问题并比较好地解决了问题。在《云使》梵语原著、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之间的考证及对照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也总结出《云使》蒙古文译本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有较强说服力的观点。我相信这些观点和结论对今后蒙古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和蒙、藏、梵多语种文献比较研究方面,这部作品也将能成为今后青年学者的榜样。

我想,萨其仁贵应该是比较好地发挥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的优势,学习和掌握了相应的学术语言,在东方学的大的平台上完成了研究蒙古文学的博士论文,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学术研究,是一条漫长的路,必定有其枯燥的和艰苦的一面,尤其是在博士阶段开始学一门甚至是两门语言,并利用这些语言进行研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较重的任务,想必压力是比较大的。遇到类似情况,希望年轻朋友们首先调整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受外界干扰,坐得住冷板凳是关键。我希望我指导的博士生以后都要从事学术研究,做教学工作,而万万不能有把博士学位当作跳板的思想。如果没有坚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和意志,我不建议也不接受青年朋友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这并不是说做博士研究生就没有了生活乐趣。以萨其仁贵同学为例,刚入学的时候她对我说:“老师,我读博士期间不谈恋爱,一心完成学业。”听到这话我笑了:“你怎么能不谈恋爱呢,该谈的还是要谈的,生活不能只有学习啊!”这几年我带的博士生中,男生少女生多。我并不反对女同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谈恋爱和生孩子,而希望她们学业和爱情双丰收,相互促进,在学术、工作和家庭中能找到

到平衡点,从而更加坚定稳步地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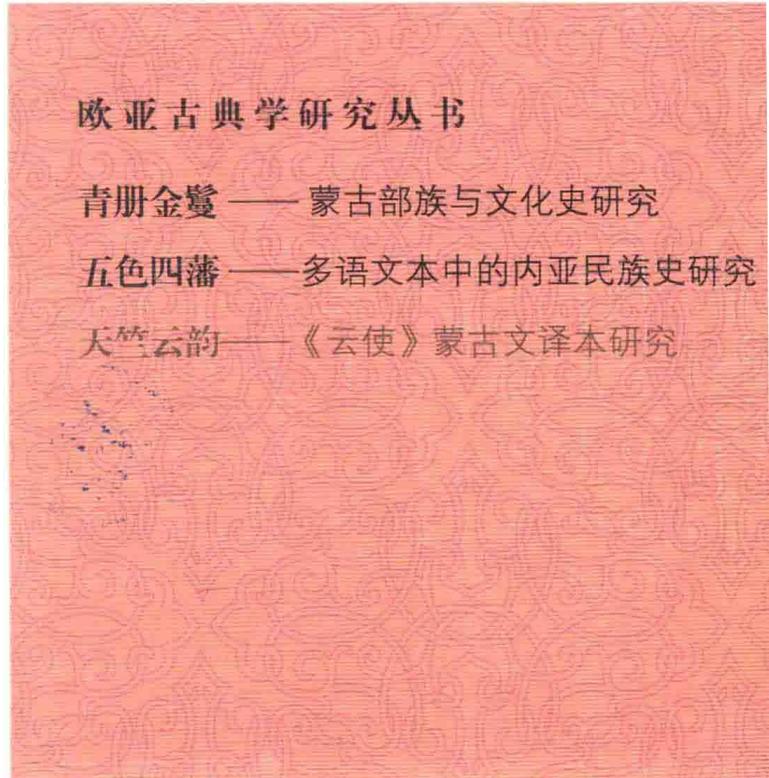
萨其仁贵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并获得国学院的资助项目,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博士论文,使之付梓成书。作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祝贺萨其仁贵的同时还要感谢帮助我指导过萨其仁贵博士论文的各位老师!北京大学梵巴语专业的同事们在我培养萨其仁贵的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这是要铭记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资助和支持!我希望萨其仁贵博士继续发挥自己的梵语优势,在蒙古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有所作为!也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注重语言的学习,在掌握原典和多语种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十年前,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因为酷爱文学,曾经把季羡林先生翻译的《沙恭达罗》中译本翻译成蒙古文,今天我的学生萨其仁贵研究古代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长诗《云使》的学术专著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是文学和学术的缘分,是古代印度文学和蒙古文学的缘分,《〈云使〉蒙古文译本研究》是这种缘分开出的学术的花朵。

陈岗龙

2018年5月15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责任编辑：盛洁
装帧设计：何旸
技术编辑：耿莹袆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www.bookuu.com

当当网：www.dangdang.com

亚马逊：www.amazon.cn

京东商城：www.jd.com

目 录

序	i
绪 论	1
一、《云使》简介	1
二、《云使》蒙古文译本	6
三、《云使》研究概况	10
四、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43
五、个别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45
第一章 《云使》蒙古文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版本源流	48
第一节 《云使》入选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原因	48
一、《云使》与梵语诗学	49
二、《云使》与《诗镜》在藏族文学	52
第二节 《云使》蒙古文译本与蒙古文佛经翻译传统	56
一、藏传佛教与蒙古文佛经翻译传统	56
二、蒙古文《丹珠尔》与藏蒙《正字智者之源》	60
第三节 《云使》蒙古文译本版本源流及特征	63
一、《云使》版本对比及蒙译本版本源流	64
二、《丹珠尔》之《云使》版本特征分析	71
本章小结	82

第二章 《云使》蒙古文译本与藏、梵文文本对照分析	84
第一节 词汇层面的文本对照分析	84
一、《云使》蒙古文译本参照梵文文献的推测	84
二、《云使》蒙古文译本中的藏译本影响	88
三、《云使》蒙古文译本偏离藏、梵文本	104
四、《云使》蒙古文译本与藏、梵文本的一致性	109
第二节 句子层面的文本对照分析	119
第三节 篇章层面的文本对照分析	127
本章小结	135
第三章 蒙古文《丹珠尔》之《云使》译本“非文学化”问题探讨	137
第一节 蒙古文《丹珠尔》之《云使》译本与集体佛经翻译	137
一、从蒙古文集体佛经翻译译程角度分析	137
二、从译者的佛经翻译心理角度分析	141
三、从蒙古文《丹珠尔》翻译总纲领角度分析	145
第二节 《云使》文本的难度比较分析	154
第三节 《云使》与蒙古喇嘛文人的藏文创作	161
本章小结	166
第四章 20世纪《云使》蒙古文译本	168
第一节 额尔敦培勒译本(E译本)研究	168
一、E译本与《丹珠尔》译本的重复	169
二、E译本对《丹珠尔》译本的纠正和改动	171
三、E译本没有参照梵文文献和《智者之源》	175
第二节 萨嘎拉扎布译本(S译本)研究	178

目 录

一、同一名词的不同写法	178
二、不同名词的同一种译法	179
三、从汉文音译导致的专有名词混乱现象	179
第三节 宾·仁钦译本(R译本)研究	181
一、R译本对传统的继承	182
二、宾·仁钦与呈·达木丁苏伦《云使》译文对比 研究	183
三、R译本对现代蒙古文学的影响	187
 结 论	189
一、蒙印文学关系中的《云使》转译	190
二、蒙古文佛经翻译中的“逐字译”现象与“译经 语言”	195
 附录一 蒙古文《丹珠尔》之《云使》译本拉丁转写与校对	198
附录二 《云使》藏文译本拉丁转写	247
附录三 梵文《云使》天城体、拉丁转写、汉译文以及语法 解析	286
附录四 蒙古文《丹珠尔》之《云使》影印版	382
 参考文献	407
后 记	415

绪 论

蒙古地区与印度,虽然在地缘上相隔、政治和经济上独立,但文化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印度的佛教文化已通过中亚和西域地区传播到了蒙古高原,从而在蒙古语词汇中留下了不少由回鹘语转借而来的梵语词汇。蒙元时期,蒙古统治阶层归依藏传佛教,实行了“政教二道”治国政策。后来随着元朝汗廷北退,藏传佛教也逐渐淡出了蒙古人的生活。到了 16 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和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因各自的政治需求,在青海仰华寺会晤(1578 年),从此掀开了蒙古人全面归依藏传佛教的历史篇章。通过藏传佛教的佛经翻译活动,大量的古印度作品传到蒙古地区,其中《云使》是唯一一部不含佛教内容也不以宣传和解释佛教教义为目的的古典梵语抒情诗,在蒙藏印文学关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本书将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探究,在《云使》蒙古文译本、藏文底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进行详尽的文本对照分析的基础上,全面讨论蒙印文学关系中的《云使》蒙古文译本。在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云使》以及《云使》蒙古文译本;其次梳理和总结《云使》前人研究;再次交代本书写作思路与文章结构,并对书中几个概念予以说明。

一、《云使》简介

《云使》(*Meghadūta*)是古代印度古典梵语^①抒情长诗,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抒情长诗,被誉为“梵语抒情诗的典范”。

^① 梵语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吠陀梵语(吠陀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

1. 《云使》的作者及其作品

《云使》的作者迦梨陀娑(*Kālidāsa*, 公元4—5世纪)是古代印度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是“最伟大的梵语诗人和戏剧家”。在印度文学史上以迦梨陀娑的名义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多, 经学者们鉴别, 目前被认为迦梨陀娑真作的共有七部, 包括三部戏剧、两部大诗(叙事诗)和两部小诗(抒情诗)^①。三部戏剧为:

《沙恭达罗》(*Abhijñānaśākuntala*), 七幕剧, 是迦梨陀娑最为著名的戏剧, 讲述的是婆罗多族祖先婆罗多的父母豆扇陀国王与静修林女子沙恭达罗之间的故事。该剧1789年首次被译成英文, 译者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年)。汉译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从英、法文转译的版本。1956年诞生了季羡林先生依据梵文原著翻译的《沙恭达罗》。1995年, 蒙古国的根敦达尔玛(Ж.Гэндэнларам)先生根据印地语版本首次把《沙恭达罗》翻译成了蒙古文。

《优哩婆湿》(*Vikramorvāsiya*, 又译《广延天女》《健日王与广延天女》等), 五幕剧, 描写的是国王补卢罗婆与天上的歌伎优哩婆湿之间的故事。1962年, 由季羡林先生译成汉文。据季先生分析该剧名声虽不及《沙恭达罗》, 但其艺术成就与人物刻画并不亚于《沙恭达罗》。迦梨陀娑“在梵语戏剧领域也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主要靠的是以上两部剧作。

《摩罗维迦和火友王》(*Mālavikāgnimitra*), 五幕剧, 描写火友王

① 在古代梵语文学中, “*kāvya*”(文艺作品, literary composition)有两种, 一种为“*śravya*”(可听的), 即说唱艺术; 另一种为“*dṛṣya*”(可看的), 即表演艺术。“可听的”艺术有散文、韵文和散韵结合等不同形式。其中, 韵文(*padya*)形式的“诗”可分为“大诗”(*mahākāvya*)和“小诗”(*khanḍakāvya*)两类。“大诗”一般指题材重大(如讲述帝王将相的故事)、篇幅较长而分章节的叙事诗。有时候称之为“史诗型大诗”(epic poem), 如迦梨陀娑的两部大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分别为19章和17章, 前者讲述以罗摩为主的太阳族世系诸王的故事, 后者讲述印度教大神湿婆和雪山女神曲折的婚姻以及他们的儿子战神的诞生和统帅天兵镇压魔鬼的故事。“小诗”一般为主题单一、情节简单、篇幅较短的抒情诗, 主要有宗教、爱情和自然风景等题材。《云使》是属于爱情题材的小诗或抒情诗。

(历史人物、公元前 2—1 世纪) 和宫娥摩罗维迦之间的故事。相对而言,这部剧虽然情节生动、戏剧性强,但思想性弱、艺术手法显青涩,被认为是迦梨陀娑初露戏剧才华的早期作品。

两部大诗(叙事诗)为:

《罗怙世系》(*Raghuvamśa*),共 19 章,约 1 579 诗节。讲述的是史诗英雄罗摩家族世代帝王的故事。罗怙是罗摩的曾祖父,全诗从罗怙的父亲叙起,重点写罗摩的事迹(第 11—15 章),接着又写了罗摩的子孙后代。但全诗“最末三章是一连串帝王的简略叙述,也没有煞尾,因此有人认为是一部未完的稿子。”^①

《鸠摩罗出世》(*Kumārasambhava*),共 17 章,约 1 096 诗节。而“一般只承认其前 7 章或 8 章是原作,认为第 9 章以后是后人续作的”^②。鸠摩罗是印度神话中的战神,湿婆的儿子。在他出生之前天界遭到魔王的扰乱,而能镇压魔王的统帅必须由毁灭神湿婆生出来才行。由此,在众天神的参与之下,雪山女神乌玛与湿婆,历经一系列曲折故事终成夫妻。但第 9 章以后才出现鸠摩罗的诞生和降魔,即“战神尚未出生之前原作已结束”,但这并没有影响该诗在印度文学中的地位。《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是印度“六部大诗”中的两部,被看作是“大诗的典范”。

两部抒情诗(小诗)为:

《云使》(*Meghadūta*)。

《时令之环》(*Rtu-saṁhāra*,又译《六季杂咏》),共六章,分别描写印度的六个季节,即春季、夏季、雨季、秋季、霜季、寒季。据前人分析,该诗的艺术水平相对逊色,一般认为是迦梨陀娑的早期作品。罗鸿汉文译注、拉先加藏文译注的《时令之环》于 2010 年 12 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黄宝生先生所译《六季杂咏》由中西书局于 2017 年 8 月新鲜出炉。

可见,迦梨陀娑的才华主要通过戏剧、叙事诗和抒情诗三个方面得以体现。他“在抒情诗领域达到的成就并不亚于他在大诗和戏

^① 金克木译:《云使》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 7 页。

^② 同上。

剧方面达到的成就”^①。《云使》是其抒情才华的集中表现，也是迦梨陀娑最完整、最没有争议的诗篇。甚至有人认为“《云使》是迦梨陀娑最著名的，的确也是他最卓越的诗作”^②。

2.《云使》的内容

《云使》是以“雨云”当作“使者”而抒发情怀的诗歌。它讲的是：居住在北方喜马拉雅山中的一个药叉^③，因疏忽职责受主人财神的惩罚，被贬谪到南方罗摩山静修林中，承受与妻分离一年的痛苦。在那里，他因思念爱妻变得如痴如狂，骨瘦如柴。雨季来临之际，他看到山顶上乌云密布，内心更加激动^④、热泪盈眶，便有了请求雨云给心爱的妻子捎带自己安好信息的想法。于是他给雨云指出了一条北行路线，串联了从罗摩山到喜马拉雅山的名胜古迹、山川河流、城镇乡村，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大好河山的眷恋与热爱。到了喜马拉雅山，药叉又用从远到近的方式描述药叉们居住的阿罗迦城以及自己的家园，最后引出爱妻，并以 18 个诗节的篇幅形容爱妻的容貌，想象她在离别日子里的各种情形。接着对爱妻倾诉衷肠，表述自己的痴情狂爱，并安慰和鼓励妻子团聚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们很快会享受爱情的甘甜。最后，药叉祝福雨云翱翔天际，永远不要和闪电夫人分离。

《云使》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诗人别出心裁地选择了“药叉”和“雨云”的视角，从而很自然地把人间、神界和大自然连接起来，给诗篇创造了宏伟的抒情背景。诗中多次把“雨云”与“河流”的关系描

① Arthur A. Macdonell,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1900, p.335.

② Albrecht Wezler, Foreword of *Kālidāsa's Meghadūta*, edited from manuscripts with the commentary of Vallabhadeva and provided with a complete Sanskrit-English vocabulary by E. Hultzsch. (1998 edition),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p.xii.

③ “药叉”，来自梵文 *yakṣa*，在佛教文学中又译“夜叉”“捷疾鬼”等。但在《云使》中“药叉”为印度神话中的小神灵，是财神俱毗罗的随从，感情丰富而心地善良。有别于佛教中的“夜叉”概念。

④ “内心更加激动”的原因是，在印度雨季里在外行走极不方便，从而雨季到来之际在外的旅人都会返回家乡，雨季也就成了亲人团聚的季节。而在这个季节，药叉想到自己无法回家时，内心变得更为激动以致托云送信。